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马尔维纳斯 之战

· 特 辑 ·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马尔维纳斯之战(原名:福克兰战争) (特辑)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明 扬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4½印张 115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013-0074-7/E·7

(书号 5201·20) 定价 1.30元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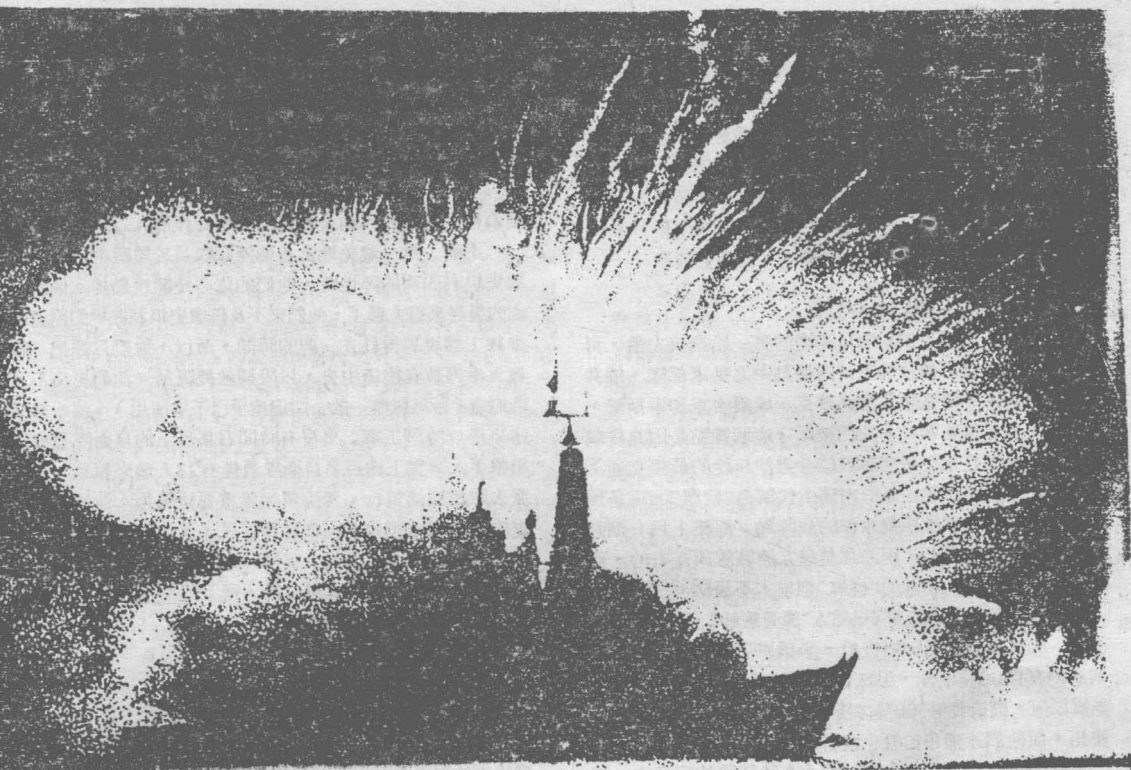
编者前言

本辑收集了台湾刊物上，关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至六月十五日英国与阿根廷争夺马尔维纳斯岛（即：福克兰岛）之战的前因、后果、作战经过，以及经验教训的三篇文章。这是一个典型的有限战争，其时间、空间、目标、手段，都是有限的。也是一场现代化的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有限战争。它涉及现代化战争的指挥、装备、后勤供应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在文中虽然反映了他们的立场、观点需要我们加以辨别，但它为我们研究现代化的有限战争提供了现实的教材。故编此特辑供研究参考。

目次

马尔维纳斯岛之战（福克兰战争的故事）（1—7）

Sunday Times, Insight Team著		林宏伟译	1		
第一章	投降I	2	第十三章	黑鹿行动	29
第二章	鸿沟	7	第十四章	朦朧之死	32
第三章	史之是非	11	第十五章	最后的和平希望	36
第四章	遥远的战鼓	12	第十六章	攻击发起日	39
第五章	玫瑰宫之星	13	第十七章	山鸟与猎鹰	42
第六章	作战是我的天职	13	第十八章	死亡之谷	43
第七章	谁之过?	16	第十九章	鹅坪之役	47
第八章	非文明人之举	16	第二〇章	夺湾遗恨	51
第九章	远征军南下	21	第二一章	进攻史坦利	55
第十章	和平奋斗	22	第二二章	投降II	59
第十一章	海格登场	23	第二三章	尾声	61
第十二章	帝国大反击	24			
马岛(福岛)战争总检讨——真正的教训在哪里?			钮先钟	63	
马岛(福岛)战争对造舰的影响			高维农	68	



The Falklands War 福克蘭戰爭 的故事(1)

原著：Sunday Times, Insight Team

譯者：林宏偉



戰爭的記事，往往流於表面的陳述：某年某月某日甲國入侵乙國，造成若干傷亡，財物損失幾何……對於在早餐桌上看報紙的人而言，這僅僅是一個遙遠的故事，和一堆統計數字。但置身其中的人其實跟我們每個人一樣，皆是有感情、有思想的個體，而非僅止於一個無意義的、冷冰冰的兵籍號碼。只是他們身處於一個特殊的時空，他們必須合法的殺人，一切均無法取決於自由意志，他們心中真正的感受為何？

就上述而言，“福克蘭戰爭的故事”是一本能滿足您的好書。全書不帶血腥，處處以人性觀點出發，鋪陳描繪成一部感人的戰史。文中多處讀來甚且有荒謬可笑之感。但是，或許這就是戰爭的本質。

第一章

投降(I)

「我們從未投降過，
我們的訓練不包括這個。」

——麥克·諾曼少校
1982年4月

東福克蘭島，1982年4月2日

阿根廷入侵福克蘭島時所遭遇的第一股抵抗力量，可能是據守在一處可俯瞰約克灣的據點中之英軍部隊，總共只有兩個人——陸戰隊員羅德瑞克·威爾卡克和雷斯萊·米爾恩，都是蘇格蘭人。他們被派守這個據點是因為會騎摩托車，而摩托車正是穿越其隱身處沙丘地的最佳交通工具。據點下方的海灘在軍方密碼中代號為“紫灘”，正是預計中第一波入侵部隊拂曉攻擊的登陸點。海灘上只有倒刺鐵絲網可防不速之客，因為那是皇家陸戰隊所僅有的，而且數量少得可憐，相鄰的“橙灘”則根本不設防。

他們所奉的命令是使阿根廷人“鼻青臉腫”，嚐點苦頭，而唯一的武器卻只是一挺機槍。米爾恩追憶當時情況時提到他們有1600發子彈，但威爾卡克記得只有800發；不過無論如何，機槍發射500發之後，槍管就已受熱膨脹得不堪使用，而他們連備用槍管也沒有。

當他們無法可想時就“轉進”（在陸戰隊的字典中，沒有“撤退”這種字眼）。根據計畫，他們可騎摩托車到附近的小海灣，利用預藏的小艇離去。不幸的是，軍方配發給他們的兩艘小艇，一艘漏水，另一艘沒有舵。威爾卡克和米爾恩所能依恃的，只有摩托車，還有運氣。他們自知得有十足的運氣，方能倖免。米爾恩回憶道：「我簡直嚇壞了。不曉得我們該如何脫身。」威爾卡克則說：「我們已自認必死無疑。」

其實很多人都這麼認為。20個小時前剛被任命為福克蘭島守軍（也就是第8901海軍分遣隊）指揮官的麥克·諾曼少校就曾曉諭下屬：希望大家並肩作戰，直至外交調停成功，或者戰敗為止。其實多半將以身殉國，因為他麾下只有68名兵員，大約是以一敵二十之勢，而且彈藥很快就會耗盡，何況戰端一起，外交調停必然難以奏效。諾曼對下屬的勇於接受事實頗感驚訝。他對自己的反應也不無訝異，他發現他對即將死去，並不是很在意。

史蒂芬·約克下士將部隊的高昂士氣，歸功於諾曼那天夜半在沐迪河畔營區的最後一次簡報中之「感人表現」。這番褒揚出自約克口中，別具意義，因為諾曼與他的上次談話是他們還在英國時，那次約克喝得酩酊大醉而受到厲聲斥責。這兩個人對彼此都沒有什麼好感，其實約克能加入福克蘭分遣隊還是別的軍官費了一番唇舌代為求來的。沐迪河畔一席話最使約克心有所感的是，諾曼的確鼓舞了士氣，令在場者對於達成退敵的使命湧起了無限的信心。於是這批人開始喧鬧，並且對於軍械室首次無人負責清點、要你簽名，而可各取所需的新鮮事感到興奮莫名。威爾卡克還記得諾曼少校的最後一句訓誡：「諸位謹記，你們不



是為福克蘭而戰，而是為自己的性命作戰。」

不過，無可避免地當各個陸戰隊員於黑暗中散守在首府史坦利四周的陣地時，他們的信心便開始動搖。倫敦方面的警告來得太遲了，他們來不及破壞史坦利機場的跑道，維修工頭說那得耗去一週的時間，所以，他們只好把一輛救火車停放在跑道中央，以阻攔敵機降落。他們更來不及造迫砲（陸戰隊唯一的一門迫砲早已不堪使用）、佈水雷、建築港口防禦工事；更沒有時間召集島上的自衛隊員充任狙擊手，事實上逾百名自衛隊員僅有23人前來報到，只夠派去防禦廣播電台、無線電站等重要建築物。他們更無暇提詢史坦利的30幾名阿根廷籍居民，其中可能有人秘密參與此次入侵計畫。因此，英國守軍只能猜測敵人大約以何種方式、在何處展開入侵行動，所下的命令自然也就乏善可陳：「各據點隨機應變。」

紫灘是敵軍最可能登陸的地點，因福島四周大部分水域都佈滿了濃密的水草，而紫灘附近既無水草亦無礁石，且海牀坡度平緩，登陸艇可直駛到岸邊。換作諾曼，他也會選這裡登陸，此外他還會以直升機載運第二波部隊在紫灘後方的機場降落。因此達夫下士和5個部下躲藏在機庫附近的散兵坑中，預備給試圖降落的直升機來個迎頭痛擊。（福克蘭分遣隊中不只一名指揮官要求配備迫砲，以應付此類事件，惜皆未能如願。）達夫這一組人也像威爾卡克他們一樣，奉令在無法守住時，轉進史坦利。沿著馬路邊還有另外4組人員，每組6人，屆時可提供火力掩護。他們也將一組一組循序撤回城西的總督府，而後奮身死守。

此全盤計畫並非天衣無縫，因為紫灘和機場根本不是阿根廷第一波部隊所選的登陸地點，不過在這場戰役中，這步棋算不上是個大錯。英國的誤解或忽視各種預警，使得阿根廷國旗在日落前飄揚福島成為註定之事，再也無可挽回。剩下的問題只是一——到底要犧牲多少人？

就景物而言，總督府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其北有成列的窗戶可俯瞰經過精心佈置的花園、通向史坦利的大道及蔚藍的大海。這些窗戶固然提供了絕佳的視野，不幸的是毫無屏障可言。事實上，整棟總督府裡只有與總督辦公室相鄰的那個房間還勉強可抵禦子彈，花園就更別提了。

而突擊總督府的部隊卻可擁有極佳的掩護。朝南走，也就是房子後面的花園和儲人房再過去一點，有福克蘭島上唯一的一小叢灌木林，其後則為佈滿碎石的小丘。誠如總督所說，要守住這裡真是荒謬已極。

不過這是從軍事觀點而論，若從政治上來看，總督府是島上最該守住的地方，就好像守住白金漢宮一樣，不計任何代價。因此，皇家陸戰隊將在總督府背水一戰，總督大人——雷克斯·韓特爵士也是一樣。

他打算使用獵槍，但隨即發現他的總管唐·邦納已經拿著那枝槍，守在堆放釣魚竿與高爾夫球具的儲藏室了。從窗戶望出去，邦納可以清楚地看到旗杆，跟往常一樣，上面的英國國旗已在日落時分降下來了。邦納堅持他要「打死第一個闖進來的阿根廷鬼子。」韓特只好用9公厘自動手槍自衛，這還是向陸戰隊借來的。他花了大半個晚上的時間練習裝填、擊發，可是始終不得要領。

自從知道戰爭已無可避免時，韓特身邊就多了一個如影隨形的保鏢——陸戰隊隊員休斯·多利。總督府的祕書長迪克·貝克在午夜前來到總督府，發現總督大人和他的夫人端坐在飯廳用餐，四牆環繞著歷史人物畫像和華麗的銀器飾物；多利就守在門邊，端著槍管指向每個入內的人。貝克頓生悲涼之感，「我那可敬的上司就坐在那兒，努力培養食慾；一片死寂、沮喪。」事實上，貝克覺得他自己像個入侵者，所以當韓特請他吃點東西時，他拒絕了，甚至連喝杯酒也不肯。他並沒有閱讀過倫敦發來的每一封電報，不過他很肯定最後幾個訊息給韓特的感覺不外是：「雷克斯，得靠你自己了。」貝克可以感受到韓特肩上的沉重負擔，「事實上，不論我們多麼想幫助他或支持他，他還是得自己扛起這重責大任。」

貝克來求見總督是想請他核准幾件破壞行動，期望能干擾敵人的入侵行動。第一樁，有一個名叫比爾·寇蒂斯的加拿大人（很諷刺地，他舉家遷來福島正是為了躲避戰爭的威脅），志願去破壞機場中阿根廷軍機可能用來輔助降落的無線電信標台。寇蒂斯曾經是航空管制員，他相信他可以重新調整信標台的信號，使遵從信號指示的飛機都降落在海上。不過，可行嗎？信標台是阿根廷人所擁有的。其次，貝克想關掉渥布洛克岬燈塔的探照燈，那一帶礁石散佈，自福克蘭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以來，已有十數艘船沉沒於彼處，是南大西洋的墳場之一。兩個計畫皆得到韓特的首肯，貝克便開始張羅人手。結果，寇蒂斯發現他無法調整無線電信號，最後他只好用一柄大鎚將信標台搗毀。

悽悽地用畢晚餐後，韓特把他的太太和17歲的兒子東尼，送到比較安全的貝克家裡。（這家人之間的關係有點緊張：東尼心情不好，因為他想當個傳令兵，而遭到自衛隊的拒絕；梅維斯·韓特則因他先生居然准許兒子去登記志願受徵召，而盛怒不已。）接下來無事可做，除了等，所以總督便上床小憩一個鐘頭左右。

凌晨3點15分，傑克·索利斯看到了第一艘阿根廷軍艦——或者，他以為他看見了。當時，索利斯是島上唯一的英國海軍代表，因為堅忍號改良式破冰船正從430哩外的南喬治亞島趕回馳援。因此，雷達守望的工作便交給索利斯和他那艘86呎長的佛瑞斯特號。事實上，45分鐘前索利斯就曾宣稱過在雷達幕上看到入侵跡象，並急忙駛回港。這次諾曼判斷他又是一時慌張失察，故命他回到海上的守望點。索利斯拒絕了，因為現在從他在史坦利港的碇泊處，已可看見南方的舍夫灣有一艘航空母艦。

設於總督府內的陸戰隊作戰室，以無線電聯絡帶領第

一班派守在胡克斯點的大衛·亞默下士。第一班的人員從連接機場所在之半島與東福克蘭島的地峽，便可以監視整個舍夫灣。他們可曾看見航空母艦？

亞默下士回答說沒有，但他看見了伊莉莎白女爵號的殘骸，這艘船齡逾百年的帆船從1913年就被棄置了。在史坦利煉油廠區閃爍光照耀下的船骸，從索利斯的位置看過去，可能頗似凶神惡煞。

經過查證後，索利斯同意出海繼續守望。

事已至此，阿根廷人可能根本不會來的一絲希望已蕩然無存。3點30分，倫敦方面告知韓特總督，雷根總統曾親自與蓋瑞瑞總統通話，勸他取消入侵行動，但遭到斷然拒絕。

因此，韓特打電話給貝克。早在前一天，諾曼少校就想拘留史坦利所有的阿根廷籍平民，尤其是17個幾天前剛從阿根廷來的壯漢，他們自稱是石油工人，來島上安裝幾個儲油槽（根據1974年的協定，阿根廷負責供應島上除了柴油以外的各類燃油）；可是諾曼懷疑他們是入侵計畫中的一部分，可能意圖綁架總督。韓特則根據倫敦方面的指示，決定拖延拘捕行動直至最後關頭，免得又給阿根廷人另一個不太相干的藉口。現在最後關頭已到，韓特遂下令貝克，會同堅忍號留在島上的部分水兵，展開拘捕。

那群工人下榻在鵝丘旅館，水手們還在啟蒙旅館房門的時候，韓特已前往臨時廣播站宣佈戒嚴。經營福克蘭廣播電台的派崔克·畢茲，早就料到遲早會有此需要，而在作戰室安置了麥克風和發報機，不過現在那些設備居然大管用。幸好韓特事先吩咐了史坦利的接線生值夜班，他撥電話叫醒她，叫她接通廣播電台，並為他不記得電話號碼致歉。接通後，他透過話筒宣佈戒嚴，而由畢茲作立即廣播。總督並附帶聲明：「任何在街上活動的人都將被捕。目前皇家陸戰隊與福克蘭自衛隊皆士氣高昂，我以身為他們的總指揮官為榮。」

事實上，諾曼少校已開始變得焦躁不安，這是頗不尋常的。他是一個穩若磐石的人，6呎2吋高，體格魁梧，同僚對他的評語是「固執」、「見不得人家慢吞吞的」，還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硬漢」。凌晨4點30分，他上了總督府守望位置最佳的瞭望巖，希望能看到入侵的第一個跡象，因為他已經受夠了等待。但最後，對他發出警告的是他的耳朵，而不是眼睛。

諾曼覺得他好像聽到了旋翼片劃破夜空的聲音，來自南方2哩多之外的蘇利特港。直升機？可能是，但也可能只是風聲，甚至純粹是他的幻覺。

單獨在沙普丘站崗守夜的麥可·貝瑞位置更接近蘇利特港，他也認為似乎聽到了直升機的聲音，不過他同樣不敢確定。在蘇利特港的威爾卡克與米爾恩倒是很肯定，只是他們無法向上級報告，因為無線電機壞了。

諾曼從瞭望巖用無線電機和他的好朋友蓋瑞·努特少校通話。努特在前一天早上和諾曼舉行交接之前，是福克蘭分遣隊的指揮官，他和他的幾個部下本來應該在交接後離島返英的，事實上，他的若干部下也已經走了，但努特還留在總督府，管理作戰室以及與倫敦方面的通訊。通訊



斷斷續續的，因為裝備一直出紕漏。他和諾曼都很清楚，如果阿根廷部隊在慕利特港登陸，那麼他們所擬的防禦計畫就毫無用武之地。阿根廷人若真的從後門溜進來，起碼就能避開紫灘和機場的伏擊。更糟的是，他們可能破壞全盤計畫中的最後一著棋——當諾曼的部隊奮力抵抗時，努特和幾個熟悉島上地形的部下將溜到鄉間，盼望能對阿根廷的佔領部隊發動游擊戰。為了達成此一目的，他們已在鄉間預儲了一批糧食和彈藥，並由努特記住掩蔽地點。但是退入鄉間的路線是不是已被截斷了呢？

要查明真相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派幾個人到慕利特港去，但萬一徒勞往返呢？所謂直升機的聲音可能只是風的惡作劇，那麼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儲長防線將因兵員調動，而更顯單薄。諾曼和努特覺得他們下不起這個賭注，最好還是按兵不動，直到搞清楚阿根廷部隊的行止。

確切的消息傳來是在清晨5點15分時，由傑克·索利斯報告，這次倒是千真萬確。佛瑞斯特號上的雷達發現了麥吉瑞點外有3艘大船，皆朝西向史坦利港前進。當佛瑞斯特號也全速馳回史坦利時，守燈塔的貝西·畢哥斯也從漆黑一片的潘布洛克岬燈塔，傳回了確認發現阿根廷旗艦五月廿五日號航空母艦的報告。幾分鐘後，畢哥斯又報告說：他看到了一艘船向約克點前進，像是登陸艇之類的。

這艘船並未如英軍所預期轉向紫灘，相反地，它繼續向史坦利港口的狹窄水道前進，這真是出人意料。在突出水道的海軍點狀地上，約克下士和班兵部署了反戰車砲嚴陣以待，那是陸戰隊所擁有的最重型武器。他們已待命射擊，但在破曉前的黑暗中，約克幾乎無法察覺那艘船的存在，更別提要標定其確切位置了。所以他對空發射了一枚照明彈，結果發現那艘所謂的登陸艇其實是佛瑞斯特號。「不要開火！」約克適時大叫。

總督府內的韓特再度撥電話，接通廣播電台，宣佈阿根廷的入侵艦隊已近在眉睫。一切終於要發生了。

諾曼的耳朵沒聽錯。大約4點半左右，直升機降落在慕利特港，載運來第一批入侵者——120名蛙人。這批特種突擊部隊全身黑色裝束，潛行漸北，包抄向沙普丘和貝瑞的崗哨，然後分成兩股，一個挺進小組東進勘察總督府；另一大股人轉向西，朝沐迪河營區前進，在6點8分時，發動殺戮式的攻擊。

在戰事結束後，阿根廷政府宣稱其部隊已竭盡所能使這次事件成為「不流血」行動。以結果來評量大致上是如此沒錯，但是沐迪河事件卻顯示出他們來意頗不善。那些蛙人未曾示警，便發動所謂的「逐屋掃蕩」行動，事實上這詞還不足以充分描述所發生的一切：蛙人由每個入口衝進建築物內，逐一踢開各門，擲入手榴彈，然後再來一陣不分皂白的機槍掃射。阿根廷部隊用的是縱火手榴彈，在發出刺目閃光的同時，被直接命中的任何人都將被燒成灰燼。每個房間都被打成了蜂窩。還好諾曼和努特早先偶然地決定要放棄那營區。

幾哩外就可以聽到那陣騷動聲。其時尚在瞭望嚴嚴的諾

曼，馬上知道他所最恐懼的事終於發生了。敵人在南岸登陸，避開了守軍，他們便能長驅直入總督府。他下令機場和胡克斯點的部隊火速撤回，他自己也飛快奔回總督府。

祕書長貝克和隨行的水兵也趕了回去，但他們尚未完成拘捕阿根廷平民的任務，主要是被那些「石油工人」耽擱了，他們雖然表現得很順從，但卻故意拖拖拉拉的。「他們一直問些極其愚蠢的問題，譬如說能不能帶著牙刷，旅館的帳單要不要付之類的。」貝克抱怨道。他很肯定這只是一個刻意要磨時間的把戲，結果導致好幾個關鍵人物遺失在外。韓特問貝克是否願意再出去一趟把任務達成，不過這次他得單槍匹馬行動，因為那些水兵必須留下來幫忙。貝克應允後朝門口走去，一開門，一陣彈雨便迎面撲來，他急忙閃身入內，向總督致歉道他根本到不了車子那邊。韓特勸慰他不必擔心，或許待會兒戰鬥比較不激烈時，可以再試試。

諾曼一時還弄不清楚狀況。他剛順利地回到總督府，以為開火的是他部署在房子四周和花園裡的狙擊兵。所以他跑出來大叫：「誰開槍的？」很快地他就知道答案了。對著貝克開槍的是蛙人挺進小組中的一員。在沐迪河的任務完成後，另一組人員也已趕至總督府，攻擊行動便如火如荼地展開。

一波波子彈自屋後的小丘射出，散落在建築物上，屋內水管破裂，大量的水傾瀉入廚房。作戰室的人都貼身在地板上，尋求掩護。總督府的譯碼員布萊恩·威爾斯想藏身沙發下，可是小腹突出擠不進去，只好躲到總督護身的桌子底下去。總督一手抓著自動手槍，決定要射殺任何一個進入房間的人，心想：「他媽的！但願進來的不是我們的人，我實在很擔心會誤傷同伴。」周遭的槍聲令人心驚肉跳，但韓特發現他還能鎮定地思索著他的命運：「我想，我這一輩子也過得夠本了。孩子長大了，梅維斯沒有我拖著她世界各地到處跑反而會快樂些，她只想安頓在故鄉向陽谷，莳花自娛。我不怪她。她將會如願以償的。好歹我也做了不少事，現在可以聽天由命了。」外面騷動不休，韓特再度拿起電話要接線生幫他接通廣播電台。趴在地板上的貝克心想：「真是怪胎。子彈四處飛舞，而他卻在桌子底下打電話給總機小姐，好像現在只是個尋常的周一下午辦公日。」

外面，33個保衛總督府的陸戰隊員正奮力反擊，但不抱著多大的希望，因為敵人的槍口都裝了防火帽，他們很難找到目標線索。緊接著，灌木林中又有人放冷箭，擲出手榴彈來。

憑藉著跟隨著耳欲聾的爆炸聲而來的短暫亮光，藏身在儲人房附近的米克·西倫下士瞥見3個黑色人影，躍過花園的圍牆，正奔向屋子。西倫和另外兩個人開槍攔阻了他們，但卻忽略了還有3個人乘隙從窗戶潛入屋內。

25分鐘後，小丘的槍聲乍然停止。如果阿根廷就是打算以蛙人突擊部隊對付陸戰隊，俘虜總督，讓主力部隊順利地登陸，顯然地這計畫失敗了。英軍增援部隊此時應該也到了。

在紫灘的威爾卡克和米爾恩不安地看著一艘“黑黝黝”的大船，朝向他們緩緩靠近。海軍點的約克下士和部下也可以看得見，「初看之際，那景象好像是山嶺上人影晃動，慢慢地越變越大，終於可以看清是船的桅杆。」

這艘船並未如英軍所料般在紫灘外碇泊，卻沿著海岸緩緩前進，航行向約克點。威爾卡克和米爾恩想開槍，可是沒有支托機槍的三腳架，槍的有效射程可能無法企及船身。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船繞過約克點，最後消失在視界外，然後聽到了引擎聲戛然而止。他們猜想——最後證明正如其所料——阿根廷部隊要在不設防的橙灘登陸。一旦如此，威爾卡克和米爾恩將被斷了退路，所以他們決定立即“轉進”。

他們騎著摩托車橫越沙丘，飛快趕回機場，機場已空無一人，因為達夫下士和班兵已撤回總督府，於是他們再馳上通往史坦利的道路。在到達郵局之前，一路上一個人影也沒見著。郵局外的馬路上停著一輛路吉吉普車，兩組陸戰隊員正在封鎖道路。亞默下士招呼他們停車，告知總督府已被包圍。威爾卡克和米爾恩棄車加入大衛·卡爾下士那一個班，野心勃勃地想突破敵人封鎖線。當他們逼近總督府時，聽到有人吶喊，便藏身在民房的前院裡。從匿身處，可隱約聽見有人以英語喊叫：「韓特先生，我們相信你是個明理的人。你已經被包圍了，無路可逃。高舉雙手出來吧！」沉默了幾秒鐘後，有人回答：「去你娘的雜種！」接著又是一長串槍聲響起。

陸戰隊員已聚集至16人，都躍躍欲試，計畫著繞到阿根廷蛙人佔據的小丘背後，再衝向總督府，希冀能攻敵之不備。但當他們沿城鎮外緣迂迴而行時，發現每到一個街角都得頂著彈雨前進，遂不得不改變主意。總督府那邊不斷傳來更多的槍聲，在間歇的靜寂中，則仍可聽到敵人的喊話：「韓特先生，放聰明點吧……。」

一行16人原路撤回郵局，但在半途亞默下士改變了心意，決定和他那一組人再試一次。大家都認為他瘋了。威爾卡克望著他們6人啟程，穿過鎮上的足球場，馬上有一挺機槍朝他們開火。威爾卡克聽到組中有一人大叫：「亞默，你這狗娘養的！看你幹了什麼好事！」不過很意外地，他們居然平安抵達灌木叢邊，尋得掩護。最後，還到了總督府。

此時在總督府，雙方的交戰已演變成狙擊競技。天色終於大亮，阿根廷部隊喪失了部分優勢，陸戰隊員起碼可以看見目標了，但這仍為一場生死之鬥。臥伏在道路上的諾曼瞥見小丘上有一個狙擊手暴露了藏身所在，便命令通信兵羅比·法華茲把他打下來。法華茲奉命連開三槍，槍管幾乎緊貼在諾曼耳朵旁，諾曼覺得要被震聾了，於是吆喝：「法華茲，夠了！饒他一命吧！」偏又傳來一聲轟然巨響，諾曼說：「如果你再用那渾蛋玩意兒，我就拿它打斷你的脖子。」法華茲辯稱那不是他弄的，並指著地板上

一個還在冒煙的洞，離諾曼的頭只有一吋遠。

掌管彈藥卡車的掌旗士官比爾·穆爾掩身在車後，忽然聽到身畔有東西嘶嘶作響，好像是爆炸物的引信。還好只是子彈打中車胎，氣體外洩的聲音，不過他隨即又發現整輛卡車已被打成蜂窩狀，甚至連手榴彈都穿了孔。穆爾怎麼都想不懂他為什麼沒有被炸上天。

屋內，貝克坐在地板上，盡操心些荒謬的事：他的名牌西裝這下子可毀了；還有，激鬥暫歇時，他居然打起瞌睡來了。

總督的狀況倒是截然不同。他坐在桌子底下，不厭其煩地打電話給居家位置適當的平民，以了解敵軍的動態。早上7點10分，他再度接通廣播電台，宣佈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阿根廷增援部隊已開往總督府，其中包括裝有30公厘機砲的履帶式兩棲裝甲運兵車。

第一個報告此最新發展的是貝利，他還是一個人守著沙普丘的崗哨。貝利看到運兵車在橙灘涉水而上，最後集結了18輛，向史坦利方向前進。他還看到直升機在機場降落，運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副武裝士兵。

裝甲運兵車在開往總督府的路上必定途經「白區」——那一帶因房子皆漆成白色而得名。總督曾下令：為免傷及無辜平民，住宅區不得發生戰鬥。但是正在白區毗鄰機場附近通路的比爾·崔洛普和第2班班兵認為，白區只有5間組合式平房，他們應該可以在此抵禦敵軍。他們靜待領隊的運兵車駛至距離僅300碼處，才以反戰車砲及火箭展開攻擊；連續命中目標兩次後，未見有人從癱瘓的車中逃出，他們便取道民房的後院迅速撤走（其餘的裝甲車曾開火反擊，5間平房皆遭命中，幸好無人遭殃）。

但敵我兵力懸殊，抵抗顯然無法再支撐多久。潛回郵局的卡爾下士那一組人，連同威爾卡克與米爾恩，業已得知敵軍運兵車與增援部隊正迫近當中，他們如果無法穿越港口逃向丘陵區，便會陷身在此。佛瑞斯特號碇泊在防波堤旁，就在他們下方，索利斯已放下一艘充氣橡皮艇準備逃生。於是他們靈機一動，也衝向小艇，此時運兵車行進的隆隆聲已然隱約可聞。

他們背著全副武裝，攀上佛瑞斯特號的甲板，縱身躍入橡皮艇，然後，發現引擎無法發動。馬可斯·班奈特瘋狂地拉扯啟動繩，但終歸絕望。此時一架阿根廷直升機飛掠而過，威爾卡克心想：感謝上帝！如果不是引擎壞了，他們一定早被炸得粉身碎骨。卡爾下士命眾人登上佛瑞斯特號，但索利斯拒絕開航，他們只好躲進船艙，聽天由命。

同時間，在海軍點的約克下士也決定讓他的班「消失」。他本來是想等到天黑的，但眼見阿根廷部隊紛從橙灘與機場登陸，他知道時間不多了。

他們把縱火手榴彈扔到砲管裡，讓別人也不能使用，然後在把無線電機砸爛之前，告知總督府他們要「潛入地下」了。（事實上，他的說法是：「釣魚去了。」這是有典故的玩笑；諾曼在英國時曾被下屬詢及，如果阿根廷發動侵略該怎麼辦，他回答說：「那我們就釣魚去。」）

當他們奔向橡皮艇的掩蔽所時，便有人朝他們開火，稍後約克詳道：「你一輩子都不可能見到有人把槳划得那

麼快。」一俟離開水草叢生的海域，他們便發動引擎全速向北，卻赫然發現敵人的驅逐艦緊追在後。唯一可使他們不致被撞得稀爛的方法是，逕開向一艘泊在港口的波蘭籍工作船，約克考慮著尋求政治庇護，但靈光一閃，他想到了更妙的方法。他們在港北靠岸，把橡皮艇藏在巖堆中，徒步逃生。

韓特再度廣播，承認在30公厘機砲的圍攻下，他們毫無機會，因此他願意與敵人談判，但是又特別強調：「我絕對不是向阿根廷鬼子投降。」

可惜世事未能盡如人意。諾曼曾告訴總督，阿根廷部隊只需安坐在陸戰隊的射程外，便已足可把總督府夷為平地。（這並不表示諾曼贊成投降。其實他寧可嘗試護送總督，突破敵人封鎖線，避入鄉間。不過此時此地這計畫成功的機率微乎其微。）所以韓特決定起碼該跟敵人談一談，透過一個合適的中間人，而最佳的人選顯然是阿根廷海軍准將海克特·吉洛伯。他已經在島上住了兩年，經營LADE航空公司——表面上是民營的，實則由阿根廷空軍控制。（島上的居民一直很懷疑，為什麼英國會讓LADE公司獨攬福島與南美洲大陸之間的航線生意。）吉洛伯正是貝克未及拘捕的阿根廷人之一。

韓特經由接線生的協助，找到了吉洛伯，發現他滿懷悔悟。韓特事後追憶道：「他真的是很沮喪的樣子，甚至還哭了，吶悶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說：『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也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總督閣下。』——他總是這麼拘禮。『閣下，我可以保證，什麼都不知道，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我告訴他說：算了吧！海克特，你一定知道的。去告訴你們的指揮官我要跟他談。」

不管他是否有罪，吉洛伯最後答應去一趟總督府，條件是韓特會命令陸戰隊員不要開槍。而為了阻止阿根廷人開火，諾曼對著小丘那邊大叫：「你們的准將要來，不要開槍。」不過他們是否聽懂了值得懷疑，因為10分鐘後，吉洛伯來到大門口，他的同胞對著他猛開槍，他跌跌撞撞地進入玄關，臉色死白、渾身顫抖。

正因為受到這番待遇，吉洛伯對於總督所提議出去找阿根廷部隊指揮官之事，毫不起動。更糟的是，約3小時前潛入總督府的那3名突擊隊員，一直藏在女傭的房間裡，卻偏偏選在這時候動手。努特少校最先聽到樓上有響動。努特這個人恰好與他的朋友諾曼形成有趣的對比：他生性害羞、頂上微禿、長得不高、看起來不具侵略性。不過他這個皇家陸戰隊少校可不是撿來的，他對樓上的異動馬上有反應——拔槍對著天花板一陣亂射。這舉動引起一陣驚慌的喊叫，用的是西班牙文，所以努特再度射擊。過了一會兒，3個阿根廷人步下樓梯，雙手高舉過頭。

騷動過後，貝克表示願意陪伴吉洛伯一起出任務，這才說動他。韓特扯下他辦公室裡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的窗簾花邊，纏在他時時隨身攜帶的兩傘上，製成了一面白旗。貝克和吉洛伯就帶著這面白旗，小心翼翼的把頭探出門外，看看一切平靜，方才出發去找人。當他們沿著馬路走向史



坦利時，有人放了幾槍，但貝克認為那不是衝著他們來的，所以繼續前進。一路上一直沒有遇到任何人，直至抵達市中心區的警察局，才有兩名警員出來問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蠢事。他們說明了談判計畫，警員認為這簡直是瘋狂——那倒是很有可能，因為總督府方面再度傳來熾烈的槍聲。貝克心想：「天啊！太遲了。那些傢伙已經開始掃蕩總督府了。」

貝克決定留在街心不動，期望對方有人會出面，但是終究空等一場。只好聽從警員的建議，打電話到廣播電台，叫華茲播送吉洛伯的請求，希望阿根廷方面的負責人來和他們談判。似乎過了一世紀之久，才有3個人——貝克覺得他們看起來好像是美國戰爭片裡面走出來的人物——從鵝丘旅館後面出現。其中一位是此次行動的副指揮官卡洛斯·布瑟海軍少將，他親切地招呼吉洛伯，並表示贊成一同前往總督府。當他們並肩走向總督府時，頭戴鋼盔的士兵紛紛從小丘上的崗位現身，口中不斷齊呼「契一以一京」，貝克很快就領悟到他們呼喊的是「阿一棍一廷」。有人對著他們一行人開槍，但布瑟少將只是站定後以極其宏亮的聲音下達命令，射擊馬上停止。布瑟偏過頭來對貝克說：「嘿！電子通訊時代。」

這支小代表團到達前，總督已將作戰室略事整理，並坐到辦公桌邊，而不再是桌子底下。布瑟少將被引領入室後，作出握手的姿勢，但韓特表示他不打算跟一個侵略者握手，並命令布瑟等人立刻撤出福克蘭島。不過這話顯然不產生什麼效用，韓特遂建議暫時停火，以照料傷者。（稍早的戰鬥中3個試圖闖入屋內的突擊隊員還躺在原處，其中至少還有一個是活著的，因為每次有人走近，他便威脅著要丟出手中的手榴彈。）

布瑟試圖力爭。他說阿根廷人只是來取回「我們所合法擁有的」，況且他們的人數佔壓倒性的優勢，韓特和那些陸戰隊員根本別無他途可循，除了一死。此外，戰鬥若繼續進行，平民早晚也要遭池魚之殃。布瑟承認皇家陸戰隊表現了絕佳的勇氣和戰技，還殺死了他手下最得力的一名上校，現在也該歇手了。

這番說辭達到了效果，一籌莫展的總督只好接受此無可避免的事實。上午9點25分，他下令諾曼投降——當時收音機正播送著英國軍歌。防衛總督府的陸戰隊員都放下了武器，努特則在護送下去集合分散在史坦利的各組隊員，其時卡爾下士一組人還藏身在佛瑞斯特號的船艙中。

（約克下士那組人在鄉間度過了艱苦的幾日後，自動投降。）結果，諾曼發現他的屬下無一傷亡，而且以6,462發彈藥，擊斃敵軍5名（經證實者2名）、槍傷17名（經證實者2名），還擄獲3名、炸毀運兵車1輛。諾曼說：「我們雖屈居下風，但以傷亡來看卻相當合算。」

上午10點左右，英國國旗降下，阿根廷的藍白相間國



旗升起。

我們會再回到這次入侵行動的報導，因為還有無數的英雄、無數意想不到的事件——以及荒謬成分。我們亦將再報導諾曼少校和那些陸戰隊員，因為那天早上陸戰隊員互誓要再見到英國國旗飄揚史坦利——有些人確實見到了。

但首先我們得看看導致這次入侵行動的前因。

第二章 鴻溝

「阿根廷有權改變現況。」

——古斯塔佛·麥哲羅 1982年3月1日

安排決定福克蘭島未來的會談頗費一番外交手腕，當然是以最文明的方式進行。

會談的地點安排在紐約，為期兩天，與會雙方輪流當主人。阿根廷人將負責第一天（1982年2月26日，週五）的議程，在聯合國大廈25樓他們的豪華辦公室召開。午餐休息時間很長，則招待大家在座落於第52大道東405號的皮氏餐廳，享受來自法國西南部的美食佳餚。接著週六由英國接手，在第三街845號10樓的辦公室開會，午餐地點則選在第55大道東5號的巴斯克餐廳，又是一家法國餐廳，但口味截然不同。

但在最後一分鐘卻出了點小問題，英國人無法交涉成功讓大廈在周末開暖氣，所以希望和阿根廷人對調主持會議日期。不過餐廳訂位已經來不及取消了，所以阿根廷人同意讓英國人主持第一天的會議，而中餐仍由他們作東，次日再讓英國人回請。

這可以說是雙方所達成的最後一項協議。

雖然事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形容這次會談極其“懇切”，她的內閣閣員——外交部長卡靈頓爵士也聲稱雙方已“達成協議”，但兩種說法都沒有反映出事實。其實會議氣氛極其惡劣，英國代表團首席代表理查·魯斯一度甚至害怕他們會一起崩潰。

問題出在雙方對這個會議的期待迥異。英國代表團方面，為首的魯斯僅是外交暨社會福利司的一名次長，另有隨員兩名；嚴格的來說，這完全是拖延時間的一種作法。英國對於福島的未來根本不打算作任何實質上的讓步，所以他們只能允諾：會談會持續下去。阿根廷代表團為首的是溫文爾雅的外交部次長安瑞克·羅斯，對此番會談抱持著完全不同的見解。對他們而言，這將是一個分水嶺，可以測驗出英國人對改變福島（阿根廷人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未來之誠意。如果英國同意訂出一個解決福島主權問題的最後期限，那他們便樂於接受。如此一來，則須成立談判委員會，每月就雙方同意的議程定期討論，並在歲杪之前達成協議。羅斯奉命就上述目標取得對方明確的承諾。

為免得大家忘記誰與會談結果最是切身相關，會議桌上還有第三方出席——福克蘭島居民代表；約翰·契克是島上的立法委員，提姆·布雷克則是農夫。有一名與會者表示：「他們代表著英國的良知，其在場提醒每一個人我們正在做些什麼。」

第一天的討論雙方都自說自話（中餐大家倒是一致稱道），成果只有一項：英國同意成立談判委員會以討論福島主權及諸項相關事宜。魯斯認為這樣就夠了。但是時間表尚留待商榷。

委員會究竟何時召開、隔多久舉行一次會議等問題，

魯斯只能一味地駁回阿根廷人的提議：每月一次太頻繁了（福克蘭代表會變成空中飛人）；4月1日不適於召開首次會議（魯斯提醒大家那天是愚人節）；年底前達成決議更不可能；況且，他所同意的一切事項都還得經過英國內閣認可。

羅斯對這些批駁忍氣吞聲。午餐時他打電話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向他的上司外交部長曼第茲請示；事已至此，再已沒有人有心情享受佳餚。這一通電話滔滔不絕地講了很久，最後上級指示羅斯不必退出會議，但務必要達成一些具體的結論。羅斯遂要求英國內閣在3週內回覆，並且儘早召開委員會。英國代表則含糊其辭。雙方都覺得徒勞無功。

稍後回顧時，英國官員方才覺悟，在那關鍵性的兩天中存在著太多未及消弭的鴻溝，不僅是雙方之間，甚至是紐約的代表和他們的政府之間。缺乏溝通導致了未來數週的不幸事件。

一位與會的英國官員表示：「我想我們並未充分了解羅斯所受到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方面的壓力，但我們認為應該還是有辦法向他解釋倫敦方面的政治情緒。」

魯斯出自外交世家，是一個溫和可親的政治家，他花了第二天下午大半的時間，向羅斯解釋英國保守黨對福島的感覺，羅斯則很有耐心地傾聽，魯斯特別強調島民很願意繼續讓英國統治，英國的輿論界也加以支持，而國會根本不願考慮任何讓步。所以政府的行動受到這三個因素的牽制，如果他們要買這三個團體的帳，就需要阿根廷的合作。但是魯斯似乎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他以為委員會的成立是談判關鍵，但事實上阿根廷人關切的是時間問題。阿根廷政府方面希望快刀斬亂麻，他們的耐心已經耗盡。沒有明確的最後期限對其而言形同拖延。

最後發表的公報絲毫未曾顯露出雙方的歧見。3月1日發表的聯合公報形容談判雙方「友好積極」，並且宣稱：「雙方均重申其解決福島主權糾紛的決心，並曾就阿根廷所提議之方案進行審慎討論。雙方同意就此各自知會其政府。」

但魯斯並未自欺，他並不認為自此而後可高枕無憂了。星期日他便飛往華盛頓，而於次日拜會了美國拉丁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湯瑪斯·安德斯。

安德斯在福島故事中扮演了一個要角，不過也是一個受盡誤解的角色，英國外交部甚至懷疑他是親阿根廷人士。

安德斯是個身材挺拔（6呎8吋），才華橫溢的外交人才，他的上司國務卿海格誇讚他是個「行動家」，相信實際行動勝於空論。紐約時報則形容他「英氣煥發、極具說服力……一個時常引起爭議的人物。」

確實，爭論一直如影隨形般跟隨著安德斯，從在南斯拉夫時起，他獨斷獨行的個性便曾引發他和大使間的一場盲目爭吵，然後他要求遣送回華盛頓；到了高棉，美國B-52的轟炸目標是他批准的；駐薩爾瓦多時，他又支持美國援助當地的軍人政權。



每個個案中，安德斯的動機都是以一個職業外交官的經驗，判斷當時怎麼做最合乎美國的利益，然後便放手去做。阿根廷之事亦不例外，他考慮的著眼點是為美國拉攏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堅強同盟。他素來與阿根廷領導階層都不是走得很近，事實上以他個人的背景而言，他更傾向於歐洲，而非拉丁美洲。但是他有一個偉大的構想，要將西方陣營的範圍擴展至拉丁美洲，而他相信阿根廷在這計畫中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星期一上午，當理查·魯斯走進國務院辦公室時，安德斯對福島事件根本提不起任何興趣，事實上他連福島所在的地理位置都毫無概念。不過由於他在稍後將前往阿根廷訪問，所以他很同情地聽魯斯傾訴紐約會談的種種，以及阿根廷人如何愈變愈毛躁強硬，如果安德斯願意敦促其最高當局繼續談判，他將感激不盡等等。基本上他所要傳達的訊息就是：「冷靜下來！」

安德斯只問了一個問題，但也是極其中肯的關鍵：英國是否有誠意進行談判？魯斯的答案是肯定的。安德斯說既然如此，他願意代為傳話。

此番意見交換的意義在於：以外交術語來說，魯斯的回答意味著英國願意尋求各種可能性，阿根廷或許終能如願取得福島主權；如果他們有耐心的話，便能達到目的。由美國方面帶話，份量自然又加重了些。為了使魯斯的立場更具代表性，卡靈頓爵士又在兩天後拍了一封簡短電報給安德斯，強調支持魯斯所說的話。

3月8日，安德斯將英國的口信帶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分別與外交部長曼第茲和剛從紐約回來的羅斯談過。曼第茲知道英國意欲繼續外交談判後，語氣曖昧，一個隨行訪問的美國官員說：「他既沒說好，也沒說不好。」安德斯前往拜會羅斯時，則紮紮實實地上了一課有關馬爾維納斯群島的一切，羅斯告訴他阿根廷正期待著英國的答覆，他的結論是：「我們可不準備讓事情這麼漫漫無期的拖下去。」安德斯喃喃地說了些英國解決此事餘波的困難，不過並未重述魯斯的保證。

安德斯堅持他很忠實地把訊息帶回了倫敦，但是他並沒有做到英國所要求於他的，英國的保證並未上達阿根廷最高階層（例如，拜會蓋蒂瑞總統時，他就未曾提及）。此外，他也沒有運用美國的影響力，使口信更具威信。不過話說回來，沒有人提醒他那是一件緊急的事。

稍後英國又做了一項更具傷害性的詮釋。他們指稱安德斯帶回肯定而又樂觀的訊息，等於告訴他們一切都無庸擔心，這使得英國對阿根廷的意圖作出錯誤的判斷。

這是不公平的。安德斯只是據實以覆，雖然他疏於警覺明顯的警告跡象，但卻也沒有加油添醋。英國的錯誤詮釋是咎由自取。

英國誤解了許多訊息，此為其一，接下來諸般事件亦



↑英國外交部長
卡登頓爵士。



↑英國國防部長
約翰·諾特。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侵略者不容姑息。」



↑阿根廷外交部長
曼第茲。



↑阿根廷海軍總司令
安那亞少將。

→阿根廷總統蓋蒂瑞：「馬爾維納斯島是我們的。」



因而遭致扭曲。縱使安德斯曾加以深究，且試圖為英國政府剖析阿根廷的想法，狀況是否果真會明朗化仍值得懷疑。因為其時阿根廷的領導階層雖然已很清楚他們對福島的最終目標，但卻不確定他們到底要如何進行；布宜諾斯艾利斯瀰漫著憤怒但模糊的情緒。

早在12月初，蓋蒂瑞總統和海軍總司令喬治·安那亞少將就已秘密議決，必要時將以武力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空軍總司令巴西里歐·拉米·多索及外交部長曼第茲亦於當月稍後，表示支持其決定。部署行動則於1982年2月紐約會談破裂後正式展開。

如果這樣的發展程序令人以為一切都是預謀，則顯係誤導。實際上，阿根廷幾位領導人物意見歧異，對所有與入侵相關的事宜皆態度搖擺不定；細至時機與後果，大至更深一層的問題——究竟為什麼要發動攻擊。我們可以說阿根廷人對此課題的錯誤判斷，與英國人天真到事已至一觸即發的境地都還渾然不覺，是同等嚴重的缺失。

不過阿根廷收復福克蘭的決心倒是無庸置疑。

針對阿根廷人民所展開的心理備戰工作始於1981年12月底。曼第茲開始向少數資深記者透露政府當局的決心。他說：阿根廷政府決意要在1982年底前收復福島，可能的話便透過外交途徑，必要的話則訴諸武力。他還提及有關軍事入侵模式的部分細節。

元月17日，阿根廷頗具影響力的專欄作家盧歐卡在該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上，將馬爾維納斯群島和阿根廷南端時生糾紛的獵犬海峽相提並論。他認為兩者皆屬南大西洋的防禦重鎮，不過以武力取下馬爾維納斯將「比與智利作戰划算許多，且可獲得國際輿論的同情。」

一週後他又再發宏論。元月24日的報上，他寫道：「美國……將支持一切使馬爾維納斯重歸阿根廷的措施，包括軍事行動在內。……至於英國方面，可能會有一陣子的關係冷淡，但從西方共同的戰略利益觀點來看，情況不可能持續太久。」他還附帶表示，此刻正是最適宜的時機，島上的武裝部隊尚不足80人。

更具意義的大概是3天後——元月27日——刊登在堅信日報上的一篇長文，它充分反映出阿根廷海軍的想法。該文的結論是：攻下馬爾維納斯事實上有助於解決獵犬海峽的問題，因為此舉將能增加阿根廷在談判桌上的籌碼。它並寫道：「此正其時，我們現在有一個果斷的總統和一個傑出的外交部長。若果能戰勝暴力，收復馬爾維納斯，歷史將會寬宥阿根廷目前經濟上的紊亂……阿根廷得以存續，且充滿了自信的活力，繼續為取得應有的國際地位而奮鬥。」

根據盧歐卡的說法，至此政府對部分可靠的記者業已採取完全公開的態度，他們提及入侵時「就好像是個既成的事實一樣；如果談判未見突破，入侵預定於7月前展開。」

阿根廷新聞界於3月1日獲悉魯斯與羅斯共同簽署的聯合公報內容，大呼這是英國重施糖塞伎倆。

當天下午，在羅斯尚未及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就紐約會談發表任何談話前，曼第茲的左右手古斯塔佛·斐哲羅就已在富麗堂皇的聖馬丁宮召開記者會，宣讀下列說明：「如果無法達成協議，阿根廷有權改變現況，並有自由選擇我們認為最合乎本身權益的方式進行。」

羅斯對於其國內召開記者會前無人與之協商一事，異常震怒。而期盼迥異的英國方面對此公報則有不同的反應，魯斯在眾議院中承認，會談結果「令人失望」。但與阿根廷新聞界相較之下，這些反應都還算溫和。阿根廷一名外交官員表示：「如果你看到新聞界對聯合公報的反應，便會了解我們不得不採取強硬些的手段。」

那是蓄意的做作：他所指稱的新聞界評論，皆是出於政府官員的煽動。

政府中最是堅決要收復馬爾維納斯，並且一意孤行，決心要訴諸武力的，是55歲的海軍總司令安那亞少將。短小精悍的安那亞出生於軍港巴西亞布朗卡，終身服役於海軍，軍旅生涯更強化了其極端右傾的國家主義思想。對安那亞來說，海軍的未來與阿根廷的未來乃係一體之兩面，其關係密不可分。

最令安那亞對海軍的前途感到憂心忡忡的因素是，阿根廷與其夙敵智利的獵犬海峽之爭，正急劇轉趨於明朗化，智利似乎終將成為控大西洋與太平洋兩大洋的海權國，而阿根廷管轄合恩角航線的權利將遭到剝奪。獵犬海峽的重要性不僅僅是戰略上的，更是象徵上的。西方戰略家早有人主張合恩角之重要性已大不如往昔，但對阿根廷來說，尤其是對其海軍而言，那是僅有的一處可容其扮演全球性角色的舞台。

多年來，阿根廷一直宣稱獵犬海峽上引發爭議的幾個島嶼均為其所有。1979年，教宗應阿根廷之請出面仲裁，而於1980年達成秘密協議。阿根廷長久以來的沈默仍然掩蓋不了教宗已然投了智利一票之事實。海軍愈發感到不安，擔心在南方將無可操作之基地——唯一能讓他們誇口的只剩位於火地島的烏修艾亞港，但通向該港的水道皆在智利岸砲的箝制之下。

安那亞遂移情於馬爾維納斯，其實他對該群島的興趣也是由來已久的。身為海軍總司令，他曾參與策劃阿根廷海軍的一項基本演習：收復群島訓練。每年計畫都重新檢討，並加以實際演練，為演習成為事實的一天而預備著。

福島對安那亞的魅力是：他的海軍不僅可獲得一個南方的基地，還可從那裡在智利的砲火勢力範圍外，控制合恩角航線。

這是安那亞的夢想。所以於1981年7月，當他的密友蓋蒂瑞在策動推翻維歐拉總統的政權時，他提供了適時的協助；12月22日，維歐拉下台，蓋蒂瑞繼任總統職位，安那亞頓成新貴。新總統還欠他一份人情。

這兩人之間的友誼還另具深意：自從軍人政府建立於1976年時起，陸軍與海軍之間便長期對峙，而海軍總是扮演著輸家，此一局面終獲改善。正由於這兩個人，二軍種或許能聯手為阿根廷歷史寫下輝煌的一頁。

蓋蒂瑞對馬爾維納斯的興趣倒是與安那亞的性質不同，



前者視之為奪取榮耀的捷徑。軍人政府掌權近5年來，聲名狼藉；經濟嚴重萎縮，社會漸趨不安定，連部隊之間也時有摩擦。他亟需一次成功。

因此，安那亞與蓋蒂瑞建立起共同的目標。1983年正是英國統治福克蘭的150週年紀念；還有什麼會比英國完成150年的殖民統治之前，心愛的馬爾維納斯將重返阿根廷祖國懷抱此一諾言，更能打動民心？

第三號巨頭——多索准將並不反對他們的主張，雖然稍後可以發現他對此事的態度，並非全然主戰。但對他而言亦然，收復馬爾維納斯有充分的政治理由，況且他認為軍方必須積極拯救他們的政治形象，所以他也就樂於支持這主意。目標既已設定，三巨頭便開始張羅人手。

12月中旬，蓋蒂瑞選上了曼第茲。曼第茲從1960年代當了一陣子外交部長之後，便與馬爾維納斯問題結了不解之緣；他是一個受敬重的知識分子、熱情的國家主義者，立場強烈親西方陣營——似乎是個理想的人選。

原先他頗不情願再任外交部長，但當蓋蒂瑞提示他正站在歷史關口，極可能因而成為收復馬爾維納斯的民族英雄時，這提議遂散發出令人無法抗拒的誘惑力。曼第茲接受了任命。事實證明，這個任命是個大悲劇。其一，曼第茲就英國與美國對於入侵福島一事的反應作了大錯特錯的判斷；其次，他誤解了身邊同謀者的真正意圖。

蓋蒂瑞與安那亞都把攻下馬爾維納斯視為最終目標——這將是總統的榮耀、安那亞的戰略凱旋。但對曼第茲而言，這應該是一次外交性行動。登陸時若能儘量減輕暴力成分，將可促使馬爾維納斯的主權回到阿根廷人手中。只要審慎地引導國際輿論，使美國維持中立，再略施壓力讓阿根廷提出慷慨的談判條件，則曼第茲估計，一場國際紛爭即可防患於未然。

他錯了。1982年一個溫暖的4月天裡，當他凝視著站在玫瑰宮露台上的總統，對著下面廣場上忘形的群眾宣稱勝利已經到來時，他便知道他徹頭徹尾的錯了。其時曼第茲才猛然醒覺蓋蒂瑞並不只是要作一場外交秀；在憤怒與絕望中，他想到要辭職，但為時晚矣！

因為他已經交出一份參考報告，針對武裝入侵所可能引發的各方反應做了一番評估。他所提出來自問自答的問題包括：英國若因軍事失敗而喪失福島主權將會有何種反應？美國會聲援阿根廷、保持中立、抑或出面干預？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反應又將是如何？

他所提供的答案幾乎全盤皆錯，錯得和英國對阿根廷的意圖所做的評估一樣離譜。兩者相加，導致兵戎相向，雙方損失慘重，人命惡白犧牲。福克蘭衝突的引發關鍵在於：為何雙方皆做出錯誤的推斷？為了要明瞭所發生的一切，實有必要先了解福克蘭群島本身，以及其在英阿兩國歷史中所扮演的尷尬角色。

●下期續●

（原載：『矛盾』1985年4期110—119頁）

The Falklands War

福克蘭戰爭的故事(2)

原著：Sunday Times, Insight T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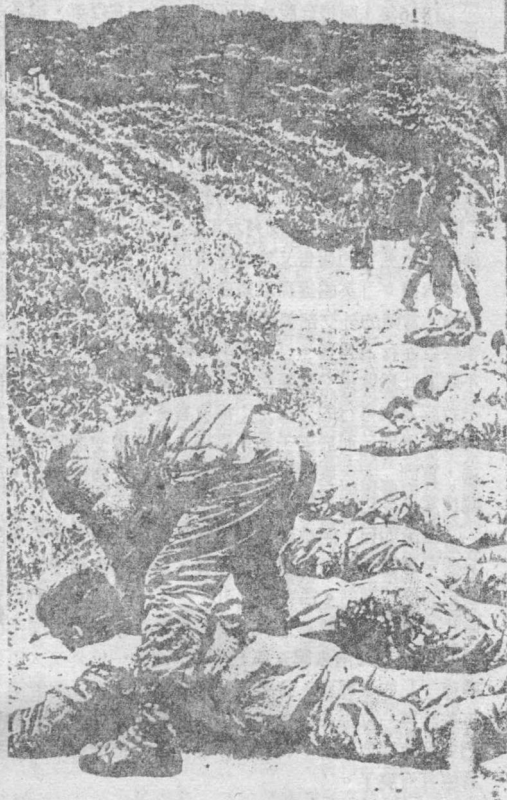
譯者：林宏偉

敘述一個完整的戰爭故事，得耗費不少筆墨，因為那是廣大的時空與眾多的人物所交織而成的。“福克蘭戰爭的故事”一書便長達二十四章，計分三部。第一部以揭開戰爭序幕的總督府一役為引，導出英阿兩國的舊恨新仇，再回頭詳述南喬治亞島事件與阿根廷發動攻擊那夜幾個居民的取樣。第二部則記述為和平所做的最後努力，以至於英國遠征軍南下，展開“帝國大反擊”。第三部是更多戰爭經過的記述，乃至結束於“投降”——全書首尾兩章皆以“投降”為題，只是主詞互易。以譯者的立場而言，每一章都是精彩之作，惜受限於雜誌篇幅，部分章節只得割愛。本期即將第三、四、五、七章以書摘的形式，改寫登用，第六、八章則多數照譯。冀望能藉此求全文節奏明快，也免去讀者引領而盼下文之苦。

第三章 史之是非

1982年4月1日，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英國代表首先指控阿根廷將發動侵略戰爭，阿根廷代表反唇相譏，辯稱英國曾於1820、1823、1826、1828不斷騷擾馬爾維納斯群島，並於1833年“橫然強佔”。雙方各執一辭，數百年來歷史的是是非非，又被搬出細數。

福克蘭群島200個大小島嶼，羅列在合恩角東北方480哩外，南緯52°處的南大西洋上，總面積約4700平方哩，相當於英國威爾斯的三分之二；在18世紀歐洲移民者到來之前，這裡是海豹與海鳥的樂園。其主權爭奪戰之歷史可遠溯至16世紀末。英國的歷史家相信第一個發現福克蘭群島的是英國航海家約翰·戴維斯，時間是1592年，但其他史學者則認為早在1502年就曾有人漂流至該島，並有文字記載可考。17世紀初，荷蘭人率先將此群島在地圖上標出。但西班牙則指出：據1494年他們與葡萄牙簽訂的條約，此區域內一切已發現與未發現的島嶼皆屬西班牙所有。阿根廷亦據此認為福島係其合法繼承自西班牙之領土。



歷史記載中第一個踏上福克蘭群島的是英國的約翰·史壯船長，他於1690年穿越東西福克蘭島之間的海峽，並以他的長官福克蘭爵士之名呼之。法國人後又以聖馬羅港之名將此群島稱為馬羅因納斯，後來成為西班牙文中的馬爾維納斯群島。

名稱事小，重要的是到了18世紀時，法、西、英都開始垂涎此貧瘠的荒島。法國視之為擴展南太平洋殖民地的根據地；西班牙決心以此作為抵禦各國蠶食其殖民地的防線；新興的海權強國——英國，則從保障貿易航線暢通的利益上著眼。各國爭相鼓勵殖民探勘，從此福島災難接踵而至。

首次衝突發生在1769年，西班牙以武力迫使13名英國皇家陸戰隊員投降，並撤出福島。喬治三世本無意向西班牙宣戰，但議會以“國家尊嚴”為由施加壓力，召回駐馬德里大使。結果西班牙查理三世因法皇路易十五不肯相助，下令談判，消弭了此一戰端，英國亦命大使重返馬德里。（所幸他也只旅行到西京郊外，便因想念其西班牙情婦而罹患相思病，賴著不走。）次年，和約簽訂。但謠傳四起，議會風聞政府已與西班牙達成秘密協議，放棄福克蘭殖民地，群情嘩然，“主戰派像禿鷹般靜候撕食腐屍”。不管是否為道聽塗說，英國果於1774年宣稱“福島毫無經濟價值”而撤

走。此舉保障了福克蘭60年的太平歲月。

1816年，阿根廷脫離西班牙獨立。1832年，福島一度淪為流放囚犯之所，但總督旋即被囚謀殺。英國乘虛而入，於1833年在島上升起英國國旗。年輕的阿根廷自是嚥不下這口氣，但又無力征戰，只好「嚴重抗議」，此後特使穿梭談判，僵局持續了150年之久。

英國一直是理直氣壯的，直到1910年。外交部長葛雷收到一封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電報，駐阿大使詢問道：「阿根廷新地圖將福克蘭列為其屬地之一，該做何處置？」外交部研究室的報告又於此時指出：「阿根廷的立場亦非全然無據。」英國遂採取規避政策，拒絕就福島之事進行討論。當時的外交部美國司司長甚且認為：「1833年的佔領與盜匪行為無異。」其實阿根廷也很心虛，因此雙方都不願將此懸案提交國際法庭仲裁。最後，兩方外交部似乎一致認為較可行的方法是：採取香港模式，讓福島成為英國的租借地，而於若干年期滿後，將主權交還阿根廷。不過，直到二次大戰結束，英國的態度仍未趨明朗化，而有關檔案至今仍未公開。

無論如何，阿根廷外交部長曼第茲的指責是公允的：英國未曾盡到開發福克蘭的職責，島民的生活受到福克蘭公司的操控剝削。福克蘭公司成立於1852年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自此便壟斷島上的經濟，而白金漢宮則不聞不問。於1975年奉命前去調查島上經濟前途的一位外交大臣曾慨嘆道：「如果那些人是黑人，英國準會吃不了兜著走。」這些話與一位福島總督的告別演說辭交相呼應：「如果你們要倫敦採取行動，我建議你們用鞋油把臉抹黑，放把火將總督府燒了。」

奇怪的是，島上的居民從1960年代起，一直很堅決地擁護英國。

第四章

遙遠的戰鼓

1964年，福島新任總督從堅忍號躍上碼頭，全史坦利的居民都站在那兒迎接他，手中高舉著標語牌：「誓死效忠英國，不要背棄我們！」「不要為了幾罐牛肉將我們出賣給阿根廷！」他旅行了8000哩之遙，懷著使命來到這個島，尋求能同時滿足阿根廷與島民的解決方式，可是跟他的前輩一樣，最後黯然離去，意識到流血事件難以避免。英國外交部則是擺明了以無限期拖延為目標，直到1982年，終至一發不可收拾。

雙方於1967年重回會議桌。英國政府左右為難，既想對阿根廷示好，又不願觸怒議會及福島居民。阿根廷則採用激將法：「堂堂英國政府難道要讓2000個小百姓左右其決策？要是阿根廷政府如此，我們會覺得是奇恥大辱。」

談判氣氛祥和，但僅有的成就是一繼續下去。1970年，英國內閣改組，保守黨於在野6年後重新掌政。外交部裡負責福克蘭專案的是大衛·史考特，他乾脆明示阿根廷：硬的不行，來軟的。此時福克蘭公司恰好將達爾文號補給艦停航，史考特乘機脅迫島民接受阿根廷的定期空運服務，



並向阿根廷承諾：「如果沒有什麼差池，十年內這個島就會是你們的了。」

這是過度樂觀的想法。島民對歸屬問題之強烈反應為英國政府所始料未及，故雖內閣遞嬗，但無人敢輕舉妄動。到了1970年代中期，阿根廷已喪失耐心，態度亦漸趨不友善。英國提議的「誘惑政策」再經具體化為「經濟合作」，此構想係由阿根廷與殖民者共同開發島上的天然資源，以強化兩者之間的關係。但是福克蘭議會對此利誘的反應卻是——在英國輿論界再發起一次呼籲聲援福克蘭運動。

1977年是福克蘭紛爭的分水嶺，於前一年上台的阿根廷軍人政府開始在福島附近舉行頻繁的軍事活動。英國並未忽略此訊息，派遣兩艘巡防艦和一艘潛艇駛向南大西洋。年底會議桌上再見時，雙方已有劍拔弩張之勢。歧見則日益加深；英國同意讓阿根廷分杯羹，一起開發石油、漁產等資源，但阿根廷要的是主權的象徵意義，而非其實質利益。談判再度陷於膠著。

工黨的尼可拉·雷德利因受柴契爾夫人賞識，而於1979年出任外交特使。他於1980年訪問福島，發現那裡只不過像是個戰時英國的鄉下地方，毫無保留價值，故他在一連串公開談話中表明態度：「這群島根本無法防守，故設若大家不接受政府的安排，必須自己承擔後果。」雷德利相信至少有一半人終會「頑石點頭」，所以他接著飛往阿京，商談租借年限。他建議99年，阿根廷則提議30年。他在倫敦一下飛機，時差都還沒來得及適應過來，便直奔下議院報告南大西洋一行之斬獲，不料議員大老爺群起圍攻之，逼得雷德利大吼：「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他們一定會進攻，可是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更令人困惑的是，政府官員居然沒有一個人挺身為他解圍。他所做所為不正是貫徹政府決策嗎？為何又不予以支持？

議會的風暴傳回福克蘭島，於是島民更加堅信：事尚有可為。

1981年6月，英國外交部與韓特總督召開一次會議，仔細謀商對阿根廷可能的行動之應對策略。最後當然也考慮到了全面入侵的可能性，當他們想到：「若要反擊，將耗費數億英鎊！」個個臉色發白。那怎麼辦呢？還是老方法——讓這齣戲拖下去。

在各方的壓迫下，外交部長卡靈頓爵士指示：不得對島民施加任何形式的壓力。如此一來，英國更無任何政策可言了，只有一拖再延。不過它還是採取了兩項行動。第一，試圖以經費拮据為由，關閉南喬治亞島的南極探勘研究基地，作為撤出該區的先聲；但福克蘭島民發行郵票，為該基地籌措到資金。第二，堅忍號被列入除役名單，此舉旨在令阿根廷覺得英國已喪失了對南大西洋的興趣。

1981年9月，雷德利的特使一職由理查·魯斯繼任。原定年底召開的談判會則因阿根廷政變，蓋蒂瑞上台組閣而

延期。英国外交部還為獲得兩個月“緩刑”，而竊竊心喜。

第五章

玫瑰宮之星

「任何一場戰爭，都不免有人要犧牲。」

——雷帕多·蓋蒂瑞，1982年7月

55歲的阿根廷總統雷帕多·蓋蒂瑞對於其仕途順當，應該可以覺得躊躇滿志。他出身卑微——布宜諾斯艾利斯貧民區一戶義大利移民家中的次子，卻躍身為阿根廷陸軍總司令，乃至於阿根廷總統。其竄升頗富傳奇性，原因是他並無任何特出的表現。他崛起於陸軍中最不起眼的工兵部隊，政治生涯中毫無炫麗的色彩。他在政治鬥爭中的主要手段就是分化他人。

1976年，蓋蒂瑞出任陸軍第二軍團司令，原先他的生涯可能就此註定，終其一生不會聽見任何砲火聲。但是，那年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改變了阿根廷和蓋蒂瑞本人的命運。當時，強人裴隆年已老邁，其所引入的民主思想也已變質，極左的裴隆黨人被放逐後，轉奉恐怖主義，擁有嚴密的組織和堅定的決心。1976年起他們開始綁架活動和放置炸彈，弄得人心惶惶，因此當維德拉將軍的部隊開入城鎮鎮壓時，受到民眾普遍的歡迎。以軍事統治者的立場而言，第一優先任務為奠定社會治安，難免不擇手段，因而此番政變被稱為「醜惡鬥爭」。根據世界人權組織的估計，那段時期中至少有18,000名阿根廷人失蹤。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蓋蒂瑞牽涉在內，但沒有一位將領能逃避責任。他在1982年7月接受訪問時談到：「任何一場戰爭，都不免有人要犧牲。」他並且認為這些行動是正當且必須的。

待許多來訪的美國軍政要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後來他訪問美國時，曾被尊為阿根廷的“超級巨星”。有人稱他為“阿根廷的巴頓將軍”，他也絲毫不掩飾內心的喜悅。蓋蒂瑞為美阿關係下了一個結論「就對外方面而言，阿根廷將開始在國際上居於領導地位，而不再扮演次等的角色。」

蓋蒂瑞認為阿根廷在美國將享有空前的重要地位。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美國所不能做的醜惡行為，阿根廷都願意効勞。而美阿關係亦將確保南大西洋的安全。在阿根廷準備好步上國際舞台之時，蓋蒂瑞也認清了他任歷史上的地位。維歐拉總統在1981年11月9日以健康不佳為由辭職，而蓋蒂瑞在海軍總司令安那亞的支持下，於12月22日走馬上任。

雖身兼總統與陸軍總司令，蓋蒂瑞並不是一個擁有全權的獨裁者。從1976年起，權力的中心便落在三軍總司令所組成的執政團，而其中地位最穩固的則屬海軍總司令安那亞，其次是多索准將，因為空軍在政治舞台上向來不居重要地位。而地位最脆弱的是蓋蒂瑞本身，陸軍是最大也是鬥爭最劇烈的軍種。因此，他必須將拉攏對象轉移，使自己受到人民擁護，而成為民選總統。蓋蒂瑞繼任總統的同時，也繼承了阿根廷的經濟災難，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一百五十。軍事執政僅僅達成了制止恐怖主義的目標，但帶來的創傷仍深印人民心中。因此蓋蒂瑞強調必須忘掉過去，而為使人民忘掉過去，他必須締造一項驚人的成就。

1982年是關鍵性的一年。長期的經濟不景氣使阿根廷人民對軍事執政喪失信心，造成了6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加上阿根廷在獵犬海峽的紛爭中受挫，更使得一些關鍵人物對馬爾維納斯島興趣盎然，因為可藉機提高政府的地位。而對蓋蒂瑞本人而言，這將可鞏固他的權力。但在將籌碼孤注一擲之時，他錯估了美阿的關係。他相信美國會支持他的冒險——至少，會袖手靜觀其變。美阿情同手足的邦交，豈是英國那個過氣的國家所能破壞的，蓋蒂瑞這麼想。1982年12月，蓋蒂瑞投下賭注。此時，在遙遠的南喬治亞島，一群打撈工人正在探勘廢棄的捕鯨站，工作告一段落後，他們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當他們再度出發航向南喬治亞島時，政治情勢已急轉直下。

第六章

作戰是我的天職

「真搞不懂！這個島石礫、冰塊四佈，除了企鵝、信天翁和馴鹿之外，它根本不屬於任何人。」

——沙基·布希耶，1982年5月

福克蘭戰爭序幕的最佳見證人是意外被捲進去的，不過對歷史家而言，這可是一大幸事，因為其中有一個人是專業攝影師。他儘可能拍攝了一些紀錄片，記錄下部分的談話，及他所能記得的每件事。

他們是三個法國年輕人，其中有一個叫做沙基·布希耶，是拍電影的。他們為什麼會到那兒，本身就是一個傳



◀阿根廷陸戰隊員正搭乘海軍的運輸機，匆匆趕赴福克蘭島。

在1978年，美國卡特總統譴責阿根廷政府違反人權，並進而實施武器禁運，雙方關係惡化。1980年底，羅伯特·維歐拉出任阿根廷總統。他非常關切恢復民主政治的步驟，可惜他統治時間太過於短暫。在他就職前6天，曾受美國雷根總統之邀，訪問華盛頓，開創了美阿兩國外交關係的新紀元——這同時也是醜惡福克蘭危機的客觀環境之一。對阿根廷而言，美國的回心轉意，讓他們覺得有如寒冬中跨入熱澡盆。對於這樣的轉變最高興的人便是蓋蒂瑞，當時他已是陸軍總司令，也是維歐拉總統的左右手，負責接